

卷首语

PREFACE

语词的命运与人的境况

语词也有命运，譬如被特定历史情境挑拣和标划出来，成为一个时代的标签。贝克用“风险”一词定义现代性转型在其复杂、高级阶段的社会状态，此即著名的风险社会理论。理论的预言在新世纪开元 20 年间变成现实，特别是在全球新冠疫情下，风险社会从一种理论话语转向政治和社会历史叙事，直至具化为个体亲历的贴身恐慌。

在风险社会情境下，危机一词也逐渐移向学术视线的中心。我们可以找到诸如突发、紧迫、非常态、不确定性、威胁性、破坏性等状态词描述危机，提出响应这些状态的各种观念设计和策略安排，并将之统归于危机管理研究的类目之下。无论假以功能主义取向还是采取诠释、批判的框架，危机与危机管理研究须首先确立逻辑和现实起点，以免所生产的观念和知识亦呈现飞沫状态。

一是如何理解危机。哈贝马斯认为危机即寻常、普通、合理的状态消散了，任意、混乱和漂浮压倒了规则和秩序，顺理成章的行动不再带来习以为常的结果，这几乎是所有个体在生命旅途中经常遭遇和感受的状态。鲍曼强调危机与“常态”从来并进相通，如果说危机是指社会常规的失效或确定性的瓦解，那么危机实为“人类社会的常态”。贝克、吉登斯认为，自启蒙和工业革命始，现代社会创造了空前进步和繁荣，但风险和危机越来越强势介入社会发展，乃至使自身成为一种结构性的社会安排。就此而论，危机管理研究关涉如何认识人的在世状态和文明的基本境况。

二是如何理解危机中的传播。我倾向于将危机管理中的传播理解为公共对话。理由在兹：对意味着平等敞开的沟通，故有望汇聚更多的勇气和智慧，发现更优或更易于接受的解决方案；对话许诺个体以充分的表达权利，同时也导向多元共识和积极信任，促成自由与秩序的动态平衡，而非沦为虚耗的观点混战或结构性撕裂；对话鼓励各方以互为主体的身份共同面对危机，一时纵无共识，但只要对话尚可持续，超越的可能性便一直存在。只有更多的对话才成训练更好的对话。

三是如何设计危机传播管理研究。今日的传播学研究已然充分多元化，从论题到方法较早年皆有可观的拓展。鉴于危机传播论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，我想专门提出三个问题供同行参考：首先，在铺展细微精微的情境化研究的同时，更要关怀重大、基本问题，如贝克所称的对风险社会的系统反思和再度启蒙；其次，在有效适用各种实证方法的同时，重振人文主义视角，关怀个体和共同体直面危机的生命境遇；最后，从现实问题出发，避免知识的空转。贝克和吉登斯宣称，风险社会的根本特征是不确定性，“我们越是想拓殖未来，未来便越可能给我们带来意外。”在不确定性中寻求可能的确定性，传播学研究或将有更大作为。

胡百精

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